



Dongfang Tian'e Hu

东方 天鹅湖

TIAN FENG QUAN 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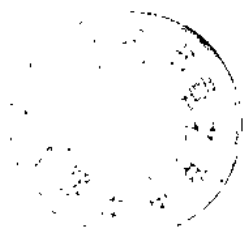
田峰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90231613

东方天
鹅湖



田峰泉
著

东方天鹅湖

田峰泉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安市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3插页 278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5329—1356—2

I·1192 定价 15.80元

作者简介

田峰泉，1946年10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二级作家。现任威海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主席兼威海文艺杂志社主编。

工作之余，不辍写作。已出版《田峰泉文学作品选》、《来自黄金海岸的报告》(主编)、《悠悠寸草心》(主编)、《东陲融融情》(主编)等著述。





荣成天鹅湖

摄于荣成，山东省荣成市天鹅湖景区，2014年10月。在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荣成市天鹅湖景区。



天使颂

序

宋 遂 良

这是一本丰富的书：内容丰富，情感丰富，形式也丰富。它集记者的采访、游客的体验、作家的描绘、学者的探讨和政府官员的考察于一身，融历史思绪、爱国情怀、乡土眷恋、英雄情结和忧患意识于一体，因而全书贯注着一种昂扬蓬勃的生气，流淌着一种亲切的新鲜感。作者把这本书称作“纪实文学”，也许只是一种从俗省力的办法，因为实在难以给丰富以准确。

我们能从这本书里读到作者视野的宽阔、感觉的锐敏和写作的勤奋。他似乎对他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旁征博引，溯源考流，穷形尽相乃至打破沙锅问到底。从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巡视成山头到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具体地点、时间、经过、细节，他都有权威的、第一手材料的叙述；从威海市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到法国餐馆里的价目，他都有精确的数字统计。这些不但是文学，是历史，是经济，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情感、精神的真实纪录。作者还善于用联想、对比的手法，纵横捭阖，举

一反三，联片联网，把文章写得酣畅淋漓；从秦始皇的临幸到李鸿章的屈膝，写尽了威海历史的沧桑；从韩国的芝麻叶到法国的土豆宴，写尽了中国的饮食文化；从荣成天鹅湖的命运，写出了一个人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作为文学作品，他写了很多人物。他笔下的李鸿章，有别于正史的枯燥和文学作品的偏执；他倾心讴歌和保护的“东方的天鹅爸爸”李明伟老师，那坎坷顿挫的经历，执着得近乎痴呆的性格，贫困的生活和丰富的心灵，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擅长于写一些小人物，那个生在台湾、长在韩国、玩世不恭又彬彬有礼的B导（游），那位把公鸡译成“男鸡”、把小鱼译成“鱼的小儿子”的可爱的法国翻译安林，都栩栩如生地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

我和本书的作者田峰泉同志从未谋面，只知道他是我们系的毕业生，但从他这几十万字的作品中，我感到他是一个爱憎鲜明，性格豪爽，有思想、有抱负的人，是一条肝胆照人的山东汉子，他对生活、对明天、对自己都充满着信心，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爱国情怀使他心雄志大。贯串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作者自己。他在叙述了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日军接受北洋水师投降仪式，镇远、济远等十艘旧舰降下黄龙旗，升上膏药旗，正式编入日本舰队服役这一幕后，用沉重的笔墨写道：

唯有康济舰，仍悬挂大清旗。下午四时，在蒙蒙哀雨中，在日舰极有礼貌的送别笛声中，康济舰孑然驶离刘公岛。那舰上平放着六具灵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军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杨用霖，威海陆军统领戴宗寿，济远舰帮带沈寿昌

和广丙舰都司黄祖莲。

写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

读到此，我亦泪眼模糊。我和作者是心里相通的。他说他作为甲午英烈的后人，“作为威海市具体管理文化文物的官员”，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刘公岛上“建一座甲午英烈祠”，让后来者永远铭记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和这一批殉国的英雄。我想这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愿望。

在另一处，作者又坦诚地解剖自己说：“我不是一个世界悲观主义者……。我也许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对远在天边的事情只是有兴趣而已。我是国家的一介文化公务员，我能对本地区文化素质的提高精诚工作则属本职，其余，天塌下来自有高汉子顶着。因此，我更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家乡。这种爱已经溢于我的所有作品中。儿子对母亲虽然也发发驴脾气，言辞刻薄，但其诚心蓝天可鉴。”读者也会为这种披肝沥胆的真诚所感动。

热情容易导致缺少节制，丰富有可能夹着芜杂。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的一个缺点是有些地方叙述不够精炼，有闻必录式的纪实缺少了提炼，但想到作者维护生态、表彰好人、主持公道的急切心情，读者也许就能谅解和理解了。

写过小说、诗歌、散文，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田峰泉，已经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创作还会有大的发展，我们期待着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于山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宋遂良 (1)
走近法兰西	(1)
访韩笔记	(96)
甲午旧地威海行	(130)
东方天鹅湖	(178)
篇后絮语：我写纪实文学	(378)

走近法兰西

这是一个遥远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家。我常常这样想。在当今的多极政治世界中，她决不是那个以霸主姿态在世界指手画脚的大国的附庸，总爱在那个蛮横的家伙最得意忘形的时候给他下一小绊子；她是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富强国家，可她在富婆三千的欧洲大陆上总树不起老公的形象，倒是由一个从大西洋里跑出来的瘦子喋喋不休。在她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像拿破仑、卢梭、居里夫人、巴尔扎克、罗丹等数不清的闪烁着世纪光芒的人物，可她又爱藏污纳垢，收容那些背叛自己祖国的下三流子。法国宽容荒谬。然而，对于世界任何一地的艺术家来说，她却是一座永远闪耀着艺术光华的圣殿，能够到这个国家走一走，不亚于虔诚伊斯兰教徒的朝觐……

应法国大国民议会议员、布列塔尼大区菲尼斯特尔省政厅第一副主席高赞先生的邀请，我有幸率威海文化代表团一行五人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飞往巴黎，终于使我走近了这个众说纷纭的法兰西。

第一章 巴黎印象

一、大乡村

当法航波音七四七客机终于冲破黝暗的夜空，平稳地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忽然神差鬼使般地在心头涌出一丝犹疑：我这就来到了法国？

巴黎，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我想，如果把各国首都比作贵夫人，也许巴黎将是穿着打扮最时髦最华贵的美人！

“巴黎，奇异而宏伟的影像，硕大无朋的熔炉，里面沸腾着，不停地杂乱地沸腾着那欢乐、苦痛、活跃的力量，理想的狂热”。上一世纪，记述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论艺术的作家葛赛尔如是说。

然而，很遗憾，巴黎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有如一个大乡村！

从戴高乐国际机场到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的路上，数不清的大小车辆，我想特别说明，并不豪华或是式样并不美观的车辆像饥饿状态下扑向食物的甲虫，发疯地挤在一起奔跑。在并排行驶的三排车当中，还有一些敢死队般的摩托车手，一路轰鸣着兔子般地在车丛中穿行，令我们头皮发麻。车窗外，并不见得是灯火灿烂，只是感到巴黎的夜空到处是一抹淡红，有如不落的夕阳，总是在散发着余辉。

我有一丝淡淡的失望。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巴黎。

我们下榻的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是一个面积不甚大却是绿树婆娑的庭院。不知名的“爬墙虎”似的蔓荆植物密密麻麻地将院墙变成了绿墙。来自中国的官方公出人员大都住在这里。

大家实行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吃饭自己动手，菜类定量，面食随意；饭后尚有一只苹果或柑子，然后是自己洗碗筷，放在自己固定的木架上……

由于时差的原因，我们当然很难在第一晚睡好。我甚至至今也闹不明白：我们下午三点半从北京起飞，那只巨大的铁鸟一直载着我们在空中呼啸穿行了十个钟头，到巴黎时却是下午六时——时光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转换？

清晨，我们便早早地起床，走出招待所，我要看看巴黎。

呀，我这才发现，我们的招待所其实是在一条小街里。柏油铺的小街只有五六米宽。昨夜悄悄落下的一场猫蹄小雪，使那些常绿树木更加青翠欲滴。有几棵结了小红豆的绿树上沾着白雪，真个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据说，巴黎很少下雪，今年是少有的寒冬，气温也只在零度左右，比往年低了五六度。小街两旁均是齐胸的铁栅栏和花墙，拱围着各种式样的两层小楼。没有一个火柴盒式的楼，均为起脊式建筑。屋瓦也黄红各异。屋墙则或是白黄粉刷，或是类似我国农村贫困人家盖房所用的那种河埧子石——我清楚地记得，五六十年代，我们村的人要盖新房，常常是起早带晚地到山上或河套里拣石头，用地拱子车一点点地往家推，攒够了，才动手盖房。为盖一幢四十平方米的农舍，常常需要在一年前即开始拣石头。这只是因为没钱雇石匠到山上放炮打花岗石。想不到在绚丽多彩的大巴黎，竟也有如此建筑，这岂不是一个大乡村？

屋墙，也许体现了法兰西人的审美意识。我在我国所走过的许许多多城市中，几乎从未见过这种返璞归真的建筑。我们的人正在追求高度的现代气息，假使有谁如此别出心裁，用小乱石砌盖，那则真有可能是犯了神经病了！再看这些人家的小院，则更是于方寸之地摘星聚月，令人眼花缭乱；家家院内几

乎都有几件大理石雕塑小品，或是小天使、小天鹅，或是裸女、圣母，件件精雕细刻，足见主人用心之至。家里院内都有绿色植物或花卉，有构造精巧的门庭或小台阶，那门庭雨棚下，有的挂一个硕大的松球，有的挂一只陈旧的铜铃……

我们在一个门户紧闭的小院前长久停留。因为，这所小院的文物气氛令我们遐想不已：高雅的门庭雨棚上部，摆着一架年代久远的马拉木车架子，不远处有一个木车轮子；雨棚下挂着陈旧的大松球。这些都与这座优雅的别墅显得那么不协调，强烈的反差却又能使人顿时想到：这座现代化的别墅正像那架陈旧的马车，使人顿时感到那么强烈的农村气息。雪上，有起早的狗猫走过的蹄印。房顶上有喳喳不停的麻雀。大概世界上的麻雀都是喋喋不休者，既没有好嗓门，又不会唱歌，只会不停歇地喳喳嚼舌，它们的羽毛和样子几乎与中国的麻雀相同。稍大的小花园树上，栖息着威海地区春季可看到的蜡嘴那样的不知名的大鸟，静静地一声不吭。而令我惊异的是，一只黑色的八哥在小花园的树上嘹亮地鸣叫，一会儿又飞到低矮的花墙和人家的窗台上。它是那么惬意而又旁若无人。我知道它是经过一定训练后能说话的灵鸟，它也许看到了我们这些它不熟悉的黄种人，才显得惊奇，不停地发出疑问：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在如此繁华的大都市，竟有此灵鸟在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议。

海鸥们喵喵地叫着从空中飞过。这是巴黎塞纳河上的长住客。喜鹊在高树上大声喳喳。狗们穿着花衣服在主人家的门庭里悄悄地打量着我们。正当我们说它是一只花里胡哨的傻狗时，它却突然汪汪大叫，引得大家一阵大笑。正行走间，一声嘹亮的鸡啼从一所花园的绿树丛中传出，大家不禁面面相觑：巴黎养鸡？连我们威海都早早地明令禁止在城内养鸡，难道巴黎容

许它们的存在？啼声一声接一声，分明是鸡啼，不容置疑。只是啼声来自绿荫深处，不见其尊容，又不便于敲门去看个究竟。想不到的是，就在我们闻听鸡啼的不远处的另一个极小的花园里，我们却真的看到凤尾松下至少有四只硕大的花母鸡在咕咕地啄食。鸡巢立在靠墙处。树下的泥土被勤奋的鸡们扒拉得坑坑洼洼……

离大使馆招待所不远处，就是欧洲共同体的手套大批发市场。车流如潮。但在我们走过的至少七八里路的小街或大街两旁，我没有见到一座超过五层的楼房。这与我想象中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巴黎竟有天壤之别！

巴黎，您真的是一座大乡村？

二、艺术之都

我当然知道巴黎绝不是一个大乡村。

且不说这里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可怕的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活动舞台，他神秘地在这里扔下了一千个预言，又至少实现了一半；数百年来，人们怀着各种心理在猜测研究着这个人物，却又莫衷一是；且不说这里是那个从科西嘉岛上走来的矮小的拿破仑成就伟业的圣地，“他的光辉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历史无情地一路前行，但拿破仑的名字仍若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熠熠夺目的光彩”，但就艺术而论，巴黎的夜空可谓繁星似锦，遥相争辉！

以《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奠定其文学巨星位置的雨果，至今，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雨果大街”位于凯旋门附近，在巴黎人人皆知；写《人间喜剧》的大作家巴尔扎克、《巴黎修道院》的司汤达、《基督山伯爵》的大仲马、《茶花女》的小仲马；写过一百多部科幻作品的儒勒·凡尔纳、短篇小说巨匠都德、莫

泊桑、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这些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至今仍不失其文华的光彩！

若就绘画与雕塑而言，自由的政治气氛，浪漫优雅的生活使巴黎当之无愧地成为产生伟大画家与雕塑家的沃土。被恩格斯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不仅创造了《蒙娜丽莎》的永恒微笑，至今被视为经典之作的《最后的晚餐》，而且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的达·芬奇，虽是意大利人，却把他的晚期生活与创作选择在巴黎。无独有偶，本是西班牙人的伟大天才毕加索却在巴黎创造了绘画艺术的辉煌。他成为空前绝后的美术抽象派的大师。他以他的永远令世人揣摩不透的立体抽象画作实现了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拓展了人类艺术的视野和审美局限，从而完成了现代绘画的视觉革命。“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有了毕加索，绘画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形态去了。”而那个荷兰人梵高，又是在巴黎成了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他三十岁才步入画坛，生前穷困潦倒，艺术不被人承认，死后多年却成为人们模仿探究的神秘画家。强烈的金黄色是他作画最爱选择的基本色调，他庄严地向世人宣称：“黄色何其美！”因而，他曾不厌其烦地画向日葵，《向日葵》也成了他的代表作和他墓前永恒的花……

当然，这里更是举世闻名、其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世界的大雕塑家罗丹的故乡；与其声名相似或是领导了相当时期绘画潮流的大画家们至少我还可以列出这样一些人物：安格尔、米勒、高更、塞尚、莫奈、伏蒂埃……

巴黎是真正的艺术之都。

巴黎，从塞纳河一个淤积小洲开始，按螺旋状分布扩散开去，划分为二十个区。只不过我们的使馆招待所所在的位置并不是繁华区，因而，巴黎没有让我们看到她的本来面目。

在主要的老巴黎市区穿梭，我时时感受到这座艺术之都的巨大吸引力。巴黎全城几乎找不到一座十层以上的楼房，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几乎都是四五层的陈旧的老楼，连六层的也不多。这使来自耕地占世界二十分之一，却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华夏的我在初时简直有点不信。那些老城区的楼房肯定都有数百年了，从楼房排水筒或墙体的某处偶尔长出来的木本植物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这些楼房从整体上看却并不显老，幢幢都窗明几净，窗台上摆满了鲜花，鸽子们在窗台上懒洋洋地看着行人。巴黎市政府有硬性规定：家家必须栽花；不允许在阳台上晒衣服；住在老建筑里的人家不准安装电梯或改变房屋结构，违者罚款。那窗，全是圆拱落地，落落大方。

也许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建筑是最能以凝固的音符而体现城市的艺术之美，而源于巴黎，流行于十二至十五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便当之无愧地成为巴黎的骄傲。巴黎圣母院就是哥特式建筑的精华代表作。

巴黎圣母院，位于美丽的塞纳河畔，距那终日流畅的河水也不过几十米。她奠基于一一六三年，一二三五年完成。“哥特式”建筑的所有特点都在她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外型的高直尖，虽是石砌建筑，垂直线条却贯穿全身，“处处充满着向上的冲动”；这是教会把教堂看成是弃绝人间尘寰的宗教情绪的体现，而且越往上越刻划细微，装饰玲珑。顶端有直刺云天的小尖塔，巴黎圣母院的塔楼竟高六十米，在当时的年代为巴黎之最。“哥特式”建筑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彩色玻璃窗。这种无处不在的直观的圣经宣传称为“不识字人的圣经”。可惜，巴黎圣母院正在维修，我未能入内。当我绕着她漫步时，我依然看到了那些神秘的玫瑰红色的玻璃窗子。我也惊叹于她墙体上数不清的精美的石雕：我并不熟悉的耶稣和